



女刑警队长

尹万发



女 刑 警 队 长

尹 万 发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台湾政界、军界两名重要官员，一个为使所藏祖传半幅名贵古画复原，要求我政府帮助寻找失落在大陆的另半幅；一个要寻找阎锡山失落在大陆的美国股票。他们以此为契机，意在与大陆设法沟通，寻求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途径。“台独分子”和“维持现状派”的两个特务机关，同时派出两股特务，并起用隐藏在大陆的新老特务进行破坏，制造了博物馆爆炸、古画被盗以及凶杀灭口等一系列案件。我青年女刑警队长张丽华等，运用现代化侦破技术和科学的推理方法，识破了隐藏很深、手段诡秘的特务，粉碎了敌人借台湾小姐游览高佛寺之机进行爆炸而制造政治影响的阴谋。情节紧凑、惊险，富有传奇色彩。

女 刑 警 队 长

尹 万 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平泉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3 9.25印张 199千字 印数1—52,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5-034-1/I·34 定 价：1.40元

目 录

一	来自台湾的秘密.....	(1)
二	神秘的酒客.....	(15)
三	跟踪追击.....	(21)
四	持画人.....	(32)
五	案中之案.....	(40)
六	警犬的鼻子.....	(50)
七	郑老臣其人.....	(58)
八	一场辩论.....	(69)
九	一条新线索.....	(82)
十	可疑的女人.....	(95)
十一	追查.....	(107)
十二	在毛纺厂里.....	(125)
十三	姍姍姑娘.....	(134)
十四	李代桃僵.....	(146)
十五	推理识魔影.....	(158)
十六	在台湾的日月潭畔.....	(179)
十七	声东击西.....	(191)
十八	虎穴探险.....	(203)
十九	在审讯室里.....	(214)
二十	美梦——噩梦.....	(224)

二十一	骨肉情.....	(230)
二十二	西相村轶事.....	(237)
二十三	五台山传奇.....	(246)
二十四	国宝历险.....	(260)
二十五	波澜又起.....	(274)
二十六	血染海峡.....	(290)

一、来自台湾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省博物馆十分热闹。展厅里，人挨人，队接队，簇簇拥拥。

那些梳着不同发型的讲解员姑娘们，同戏台上的角色一样，观众一多，便都格外地提起了精神。一个个用标准的普通话，操着清脆的嗓音，高声地讲解着：

“这是世界文明古迹中，与埃及金字塔、巴黎圣母院齐名的秦始皇兵马俑……”

“这是云落店新近出土的价值连城的西周金虎……”

“这是明代四大画家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文的真迹……”

漂亮的讲解员姑娘，一个个训练有素，风度翩翩，送往迎来，笑容可掬；话音出口，恰似银铃相撞。

观众们面对这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稀世珍宝，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儿圆，惟恐漏看一纸一物。他们看着，听着，口中不时地啧啧赞叹着。

“轰！”

突然，展厅里，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炽热的气浪，卷着几个陶器的碎片，从大厅中心飞向四壁。整个展厅，顿时硝烟弥漫，使人方向难辨。人们全都慌了，呼儿喊叫。有的人双手盖住头顶，生怕房顶倒塌下来似的。有的人

“咚”的就地卧倒了；然而，大多数人拥着、挤着，朝门口冲去。呼隆一下，象倒去的墙头，退去的潮水。就在人们跌跌撞撞夺门出厅的时候，又轰地炸响一声。

馆长老金听得爆炸声，急忙抬腕看了下表：午后三点。

老金一面命保卫科长刘吉利，向市公安局打电话报案，一面跑步来到展厅，指挥观众迅速疏散……

很快，观众退净了。展厅里，仍然象刚刚打过烟幕弹。

“画！画——”

陡然，展厅里响起了一声惊愕的尖叫。老金听得出，这是负责讲解明代画展的玉倩的嗓音，便立刻冲了进去。

“那，那沈，沈周的绢画——丢——丢了！”

“什么？！《淇园阳春图》丢了？！”

“嗯。”站在明代画展前的玉倩姑娘，眼里闪着泪花，惊怯地望着慌忙奔来的馆长，用手指着那只被挪动了的、空空的玻璃展橱，“你看！”

不一会儿，一辆上海轿车，在博物馆门前戛然而止。左右车门一开，跳出两名人民警察来，一男一女。那女的二十三、四岁，体形修长，她那瓜子形的脸庞，不知是因一路行车的颠簸，还是领章和帽徽映衬的缘故，白皙中透着红润，姑娘神色严峻，威严中透着秀气。她便是刚刚就任的刑警队长张丽华。那男的四十来岁，身材高大魁岸，他是刑警队指导员杨欣。保卫科长刘吉利迎上前去，向公安局的同志急促而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便把他们引向硝烟已经散尽的展厅。两位刑警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现场勘查。

很快，杨欣在展厅的中心，找到了爆炸点。张丽华在爆炸点的四周，捡到了一把黑色人造革碎片。

在三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张丽华伸出攥着人造革碎片的手来，说：“这是一个黑色手提包的碎屑，可能炸药就装在这个手提包里。”杨欣和刘吉利一齐颌首赞同。

现场勘查完毕，刘吉利把张丽华和杨欣，引到了办公楼那间挂着“保卫科”牌子的屋里。馆长老金和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老金面色铁青，脖颈上的青筋隆起，两腮一鼓一鼓的，令人望而生畏，不等两位刑警坐稳，便怒冲冲地说道：

“这起炸爆案发生在‘五一’节里，显然是制造政治恐怖，破坏安定团结！我已经打电话给上官局长了。”

老金与公安局长上官是老相识了。

“不，”张丽华理着散在耳前的一绺头发，稍稍沉思了一下，望着金馆长，秀气的眼神里充满着自信而严峻的光，“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爆炸抢劫案。”

“嗯？”老金诧异地站了起来，滞滞地望着警察姑娘，“说说看。”

姑娘点了下头：“爆炸用的是新近研制成的HS型炸药。这种炸药的性能是声音响，烟雾大，而杀伤力极小。这将成为拍摄电影、电视剧搞烟火的佳品。案犯使用这种炸药，选在人少的展厅中心，显然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掩盖行窃而制造的昏暗与混乱。案犯可能是两个人，一人行爆，一人等候在《淇园阳春图》跟前……”

这么说，案犯是冲着《淇园阳春图》来的了？”

“是的。”

“不，不，”老金冷峻地笑了一下，一边落座，一边将头大幅度地摇了几摇，“丢失文物是不肖之徒趁火打劫，于

混乱中顺手牵羊而已。这幅古画虽是无价之宝，但观众游客，未必知晓它的真正身价。何况这是半幅残画呢？”

“半幅残画？！”两位刑警异口同声。

“是的。”老金立刻从茶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了《淇园阳春图》绢画的照片来。果是半幅！两位刑警蹙眉久久地凝视着照片，陷入沉思。宛如电影上的定格；在场的人脸色一式的阴沉，大气不出一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顿时停止了流动。

“也是的，”玉倩赞同地接口道，“下午，我还没有讲到这幅画呢，这半幅画虽是名贵，一般人是不会知道其真谛的。”沉寂的空气又被搅活了。

“会不会是行家行窃？”杨欣将目光从照片移向馆长，探究道。

“不会，”老金晃着他那硕大的脑袋，“《淇图》左侧是文征明的全幅《蓬莱图》绢画。沈周虽是明代四大画家之尊，但就此二画作比，其造诣不相上下；可是，整幅《蓬莱》未动，而半幅《淇图》被盗，这说明窃者并非识画。而况《淇图》的右半幅已经遗失，去年，我馆曾登报征集过，画界行家自然是会知道的。”

杨欣微颌其首。张丽华蹙眉沉思。

刚刚活跃起来的气氛，一时间又沉默了起来。人们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

嘀玲玲——倏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市公安局上官局长来的电话，找张丽华。张丽华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去接电话，脸色顿时阴沉起来……

女刑警队长放下话筒，大家从她那冷峻的脸庞上看得

出：又有什么紧迫事儿了。

张丽华冲杨欣说：“局长命我立即回局。”接着又冲金馆长颌首：“你们先把案子议议。”说罢出门而去。

这是一座东临平原西靠山区的省会城市。省城自打与日本九州的一个海滨城市，结为友谊城之后，省会人民出现了一股樱花热；无论是宽阔的马路两旁，还是窄小的庭院之内，都盛植日本樱树。所以，得了个别名——樱城。此时，正值樱花季节，花香满城。然而，张丽华无心浏览这花簇锦铺般的世界，一面用胳膊肘戳了下青年司机小黄，命他加快速度，一面凝目沉思：案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偷这半幅国画呢？

来到市公安局，张丽华快步跑上二楼，推开上官局长的门。

上官端坐在写字台前。他的右侧面的长条沙发上，坐着技术科长王文书，青年刑警路召江、陈才、陈英、祝虹、女民警肖云和大桥区刑侦股长刘志明。张丽华明白：这些都是侦察战线上的强兵虎将。上官的对面，两个红绒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两个陌生的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上官局长一见张丽华，立刻向沙发上的客人介绍道：

“这就是到博物馆现场去过的刑警队长……”

两位客人连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同她握手。上官局长按照他们握手的先后，向张丽华介绍：

“这是公安部的姜处长——我在中央政法干校时的同学。我们是忘年交；这是统战部的秦处长。”

“迟来一步，案子就发了。”姜处长复又在沙发上落

座，沉沉地摇了摇头，不无遗憾地说。

“怎么，你们是诸葛亮，能掐会算？已经料到要发案？”张丽华一边往帽沿下塞着她那因一路行车的颠簸而散在额前的头发，一面瞟了两位处长一眼，微微一笑，旋即，她那双乌亮的眸子里，射出了一束用问号组成的光芒。

上官局长见张丽华在客人面前无拘无束开玩笑，与这严肃的气氛有些不相宜，便含笑向客人解释说：

“这是我们的乐天派，刑警队的幽默大师，跟谁都开玩笑。可是，天大的案子也压不垮，攻克大案、要案，可是把硬手。”

姜处长立刻微笑着冲刑警队长点了点头，迅即，正色道：

“是的，估计到了，所以我们就来了，但没料到情势发展这么急。”

“看来，这案子有严重的政治背景了。”张丽华一本正经，神色严峻起来。

“是的，”上官局长说，“让统战部的秦处长把背景讲一讲。”

“好，”秦处长扔掉手中的烟蒂，“这要从一九七九年，我们释放的一名原国民党上校军官习振国讲起。”

“……习振国获释后，来到北京城，找到了他儿时的好友——现在全国政协工作的一位负责干部，习振国很激动，紧紧地握住那位阔别多年的儿时好友的手，眼睛猩红、湿润，痛楚而低沉地说：‘我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江东父老，国家造成裂土分疆，我有罪，我有责。今已获释，愿以有生残年，为海峡两岸铺桥搭线；为国共第三次合作，为台湾回归祖国奔波……’我们那位政协的负责干部听了十分高兴，

便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与他做了一次长谈。习振国先要到美国探望儿女，临行前，他的那位儿时好友送他到机场，意味深长地说：‘我在北京等你，和你的昔日朋友……’习振国说：‘我一定会来的。’

“他没有食言，他真的又回来了，前天晚上，他又一次来到政协那位负责同志的家里。他要求他那位儿时的好友——确切地讲，他要求我们政府，为台北政界的一位姓沈的要人，寻找明代大画家沈周的左半幅绢画《淇园阳春图》，和阎锡山失落在大陆的美国凤凰贸易会公司的股票。”

“啊？那台北姓沈的要人，要那半幅残画干什么？”张丽华大惑不解地眨动着她那双明澈秋水的眼睛。

“他非常想得到这半幅画。至于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吧。”秦处长说着，从棕色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这是那位台北要人接见习振国时的一段话。”他打开了录音机。立刻响起了一位操着闽南腔的中年男子的声音。

“……我祖籍浙江，是沈周的第二十七世孙。先祖沈周五十七岁时，工成一幅绢画《淇园阳春图》。画中阳光和煦，翠岫葱茏，春波荡漾，闺门士人，游山玩水，纵情欢乐，或行或立，神态各异。不禁使人产生‘惟恐花飞蝴蝶散’之感。任你诸多忧愁，只要看了这幅春画，便会令人忧消愁散。那时，明朝皇帝嗜好收藏天下名画，对于进画者加封晋级，当时，在浙江为官的曹太守，闻知此画，便带人登门索取，先祖生性鲠直不阿，拒不交画。曹太守便将先祖堵在门外，命人强行入宅搜查。画本放在里屋橱内，先祖料定会搜走，但在虎狼面前，也是无奈，站在院心揪发自痛。可曹太守的喽罗们翻箱倒柜折腾了一通，并未搜着，先祖异

之。待曹太守人马走后，始知，先祖母已在曹太守入宅讨画时，便令长子携画从后窗出走了。两天之后，先祖便被传至太守公堂受刑。这一事件在政界、画界引起一番波澜，……此后，这幅画便成了我们沈门的传世家宝。俟至八国联军进中华时，家宅被海盗洗劫一空，这幅传家宝画曾一度失落；我爷爷沈龙和二爷沈虎，兄弟二人十分着急。但，时隔一月之后，才知宝画《淇图》被一位本家堂兄沈星收藏了，又送回爷爷家中。爷爷喜不自胜，如失魂附体，那时兵连祸结，爷爷迫于生计，要移居台湾。临行前，爷爷眼见的神州大地被列强瓜分，山河破碎，痛心疾首，遂拿剪刀一把，将家画从中线裁开，分作两段，将一段留给自己，一段送给二爷沈虎，说：‘国破家画破，国全画自全。我今远去孤岛谋生，你且留在大陆，待国泰民安，一统天下之日，我再回来，将画裱糊一起。汝持左段为鸳，吾持右段为鸯，鸳鸯本不能分隔，然今已无奈矣！’爷爷入台后，待我父亲长大，一家人便又回到大陆，但二爷死于战乱，左幅绢画不知失落何处。先父临终之时，将我呼至床前，叮嘱再三：‘务使《淇图》鸳鸯复合……’《淇图》乃我沈门传世家宝，鸳鸯复合乃先父之遗嘱，晚辈朝夕不敢忘怀。今拜托习大叔若遇机缘，留意查访一下，倘有下落，无论现藏谁人之手，吾当不惜任何高价买来，以满先父之夙愿……”

习振国铿然说道：

“贤侄放心，汝父与我和陆耀武兄同是唐山炮校同学，有过生死结拜，吾定让他含笑九泉……”

“咔。”秦处长关了录音机，扫了张丽华一眼，说：

“习振国不远万里，绕道美国，重返国土，不料，这

《淇图》却遭盗了。”

“台湾这位沈姓官员找这幅画，是单纯地为家宝复原，有嗜好古董之癖呢，还是有其他深刻的寓意呢？”张丽华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望着秦处长。

“据习振国讲，沈姓官员只谈重金买画，未谈及他事。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台北当局，在我多次呼吁商谈统一大业之后，引起了瀚然大波。台独派、主和派和维持现状派都活跃起来了，都在比较认真地考虑台湾的前途去向了。这位沈姓官员原属维持现状派，经过习振国的工作，特别是在香港问题趋于圆满解决的情势下，他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倾向于和谈了。此时寻找古画，确有复原家宝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在试探、了解我们的政策，看我们是否言行相一，是否真诚与台湾同胞友好。如果我们真正不记征战前仇，实意为祖国统一着想，我政府便会帮助他，寻到这失落的传家之宝的。”姜处长略微停顿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实际上，他想以寻画为契机，搭起与我政府私下接触的线来。”

“完全对，”秦处长接口道，“沈姓官员在台北要员中，属于少壮派，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丽华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眯了眯眼，又问：

“那么，阎锡山失落的股票又是怎么回事呢？”

“啊，这里也有个录音。”秦处长立即换了一盘磁带，

“这是习振国在台中市日月潭畔，与他青年时期唐山炮校的结拜盟兄陆耀武的一段谈话。他们从炮校毕业后，习振国在胡宗南麾下，陆耀武投奔了阎锡山，当了少将。习振国能见到那位台北姓沈的要人，也是陆耀武引荐的。”

录音机又响了，发出了两个老声爷气的对话声，

.....

“耀武兄，想我们唐山结拜时，亲如手足，你我之间有何言语不可讲呢？”习振国的声音。

“诚然，诚然，既然振国弟情真如初，愚兄就一吐为快了。”陆耀武的声音。

“当年，愚兄在阎锡山部下时，深得老头子垂青。无论军事、政事和私事，不分巨细，都愿与我商量。阎锡山婆姨虽多，但最宠七妹子。一九四九年，共军兵困太原，老头子自知孤城难保，就将他在美国凤凰贸易公司的股票，和一些金银首饰，交给了七妹子带在身上。七妹子的留去安危有我见机行事。城破之后，军政要人及其家眷，早已乘飞机纷纷出逃。我见事危，几次催促七妹子早点撤离，可她决意不肯，要与老头子生存与共。阎锡山为了稳定军心，以求一逞，直至兵临宅邸，才险坐一架飞机逃出。慌乱中，七妹子被共军围困，失去了最后脱身的机会。老头子一走，军心大乱，七妹子自杀身死。情急中，我化装出城……七妹子身上带着只银盒，股票和首饰就放在盒子里。现在，不知盒内之物失落何处去了。

“你看，这枚钻石戒指，这是七妹子为了怕她与我在兵荒马乱中失散，而脱给我的，以备在万一失散后，好让我以此戒指为记，寻找她临危时委托的存盒人。

“唉——老头子委重任于危难之间，七妹子罹难，股票首饰失落，三十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深感疚愧，此乃平生之一大憾事，为兄死难瞑目哇！”

“遗憾遗憾，实属遗憾。”习振国深表同情地说，“不

过那是往事了，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寻。七妹子既死多年，不必怀念，可这股票首饰嘛，倒是可以找一找的。”

“这，哪里去找啊？当时七妹子不知是否托人收藏，我和她被共军兵马隔开，手长莫及，想必是落入共军之手了。”

“陆兄不必忧伤，无论银盒落入共军之手，还是流落民间，我们托共产党政府协助，就有找到的希望。”

“这，”陆耀武停了一下，“不行吧，共产党政府一插手，只怕这事就不好办了；蒋宋孔陈那样大的家业资产都给共产了，何况这区区几张股票和首饰……用共产党的话说，阎锡山是军阀，万贯家私全是盘剥的民脂民膏……”

“老兄差矣，此一时彼一时也。”习振国朗声说道，“共产党当今的政策是：赵璧归赵，楚玉归楚。”

“陆耀武双目炯然一亮：

“老弟之言当真？”

“卑弟是共产党当今政策的目击者。”

“那——”

“若有机缘，卑弟与共产党通融通融？”

“好，那，为兄就拜托了，托福托福！”

“陆兄何必如此客气，为弟自当尽力。”

……

秦处长关闭了录音机。

张丽华眸子里闪烁着惊奇的目光说：“看来，这陆耀武也在做试探性的接触了。”

“是的，他在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秦处长显得很激动，“他们那一代老头子弃家离乡，而今大都思考着叶落归根的事。我们要保护这伸来的橄榄枝，给它以温暖。当千百万

橄榄枝交相互伸的时候，那就是台湾海峡解冻的万紫千红的春天了！”

“是国共两党解冻的春天！”姜处长接口道。

张丽华站起身来，走向上官局长身后墙壁上的那张中国地图，用纤细的手指，在地图的下方指指划划，两眼滞滞地凝视着祖国可爱的台湾省……

待张丽华转过脸来时，姜处长郑重地说：

“那位政协的负责干部指示：要千方百计，尽快找到《淇图》的左半幅和阎锡山的股票，让习振国从速带到台湾。这其中政治意义之重大，虽然那位负责干部没有明讲，然而，却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们立即到中国博物馆文物研究所查询《淇园阳春图》，获悉：《淇图》左半幅现存你省博物馆，我们便立即乘飞机，来到樱城，本打算让我的老同学上官局长，陪我们去博物馆看画，一进门，他说，金馆长刚来电话，《淇图》被盗了。”

“你们怎么就能料到古画有丢失的可能呢？”张丽华扫了两位处长一眼，莞尔一笑，“你们这些诸葛亮是如何掐算的呢？”

“不是凭空掐算，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推断，”姜处长微微笑了一下解释说，“台独分子和维持现状派，底下都有一批特务分子，组成了情报网，拼命搜集窥探主和派的动向。他们以中美建交前，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一场球赛、一场私下接触而导致中美首脑接触、中美建交的事件引以为鉴。把台湾与大陆的任何接触，特别是官方人士与大陆的任何瓜葛，都视为导致台湾回归的引爆线，一旦发现，就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拼命将线切断，或者